

香油的味道

张华龙

在老家，立夏节有吃立夏粑粑的习俗。俗语云：立夏吃个粑，岩头踩开花。立夏粑粑好吃，做起来却很费工夫。但每年立夏节，都会收到母亲托人从乡下带来立夏粑粑。

平时炒菜都舍不得放油的母亲，总是将立夏粑粑煎得油油的、香脆脆的，总要用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，担心立夏的雨水淡去了香油的味，故乡的味道。每次揭开那层又一层的塑料袋子，沁心的香味，缓缓流出，模糊了我的双眼；那份淡淡的乡愁总萦绕在心头。

儿时，立夏节，母亲再忙，再累，也会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撸起袖子，转动那沉重

的磨盘。轮一圈磨盘，灌一调羹糯米，将家里不多的糯米磨成米浆，做成我们爱吃的立夏粑。她用老祖宗传下来的石磨一圈圈地磨出农家人不一样的生活，磨出农家人立夏那不一样的味道。

磨房里，母亲如一位神奇的魔术师，手臂一挥，便有了农家人清白又香甜的生活。米浆如农家人清白又香甜的生活从岁月的磨盘里汩汩流出。冒着油香的菜锅旁，母亲是一位软陶师，将米团捏成圆圆的小团，轻轻地放入油锅。捏米团的母亲，好似要将这清贫的农家生活捏得团团圆圆。白白的米团滚过黄亮沸腾的香油，如同滚过母亲那香油般的汗水，清贫的生活便有了亮黄的色彩，干涩的生活有了诱人的香味。

这是故乡的味道，是乡土的味道，是母亲的味道。它从乡土里涌出，流过母亲的老手，飘过悠悠岁月，流在我心里、血液里和每一个细胞里，流在我思乡的梦里。

立夏时节，天气多变，雨水多，鱼的发病率高。清晨，老家鱼塘里，经常会浮起死鱼。鱼塘里的死鱼谁都可以捡回去，要是能捡回一条死鱼，一家人可打一天牙祭。为了打餐牙祭、开开荤，那段时间，我起的特别早，运气好会捡回一条鼓着肚皮，带着腥臭，甚至有点泛青的死鱼。

母亲麻利地剖开鱼肚，刮掉鱼内脏，点燃灶火，支起菜锅，拿出平常很难见到的、罐口起了青毛的香油罐。母亲倒香油很是小心，右手握着罐柄，斜，斜，斜，再

斜，再斜，香油终于从油罐里扯着丝线流了出来。当第一滴香油滴在通红的菜锅时，嗤的一声，一缕带着香味的青烟，如美丽的少女带着淡淡体香，幸福地在茶堂屋里舒展开来。当最后一滴还没滴出时，母亲左手的菜勺已挡在罐口，轻轻地在罐口刮一圈，仿佛要把满罐的油香都刮到锅里，撒在清贫的生活里，努力地让这清贫的农家生活透着幸福的香味。

香油在菜锅里吱吱地冒着青烟。母亲轻轻地将刮得很干净的死鱼平放在锅底。发青、带着腥臭的死鱼在油锅里渐渐变得黄亮，鱼肉里冒起了香泡。菜锅里，冒着香气，发出诱人的吱吱声。再往锅里冲一杯米酒，然后，大股大股的热气、鱼香、油香与酒香从锅里腾出，这农家香在茶堂屋里弥漫，在村子里扩散，农家人的幸福在美丽的乡村萦绕。

置身于这袅袅的香气，闻着这幸福的鱼香、油香和酒香，如同身处美丽的仙境。原来，香油可以使清贫的生活有神仙般幸福的味道。

初夏熏风

毛四清

风，在村口的洋槐树上吹口琴
乐声或飘或飞，悠远清凉
不时，有几声脆生生的鸟鸣
从绿荫中弹出
将临水梳妆的翠峰
擦拭得清亮，透明

田野里，牧笛自牛背上滑过
追逐农历的脚步
蛙声，在田埂上来回奔走
传递秧苗出嫁的喜讯
只是那一塘清水
皱着眉头，满怀心事

我真想，站成小路旁
那一棵狗尾巴草
任五月熏风
摇曳在浓浓的意境里



频率成反比
相爱程度与约会时看手机的

● 看图说话

风中的母爱

宁光标

在草木青绿，万物复苏的清明，记忆如一缕飘游的魂魄，随春风吹来，荡出我无边的心潮。

来到母亲的墓前，看到道路把母亲分隔在另一个世界，阻隔在杂草丛生的墓地时，哀叹激烈地撞击着心房，随之而来的一段时日，在万般寂静的夜里，闭上眼睛的我，总会感知枕边有梦中遗失的碎珠。

轻捻滑落指尖的光阴，拾起人世幻灭有定，开落有序的尘埃，一腔缓缓游动的追忆变成温婉无语的思念。

疾病凶荒，耕稼微收，饥谨荐臻的三年困难时期，在物质贫瘠的农村，呀呀学语的我，母乳不足，牛奶无影，一两米饭难以抚慰幼儿的心灵，无奈的母亲，只能强忍缺饭少菜的胃，把自己塞牙缝的三两米饭让给我。我懵懂未知，心灵没有一丝波澜，每每这个时刻，只能用奇怪的眼光看向母亲。母亲即用深沉的目光回答我，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着慈祥幸福的笑容。岁月沉香，长大的我渐渐心境澄明，知道母亲那时送给我的每个笑容，喂给我的每羹汤水，都是为了把温暖施于儿女，让饥寒裹住自身。

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。在那饥不温体，食不果腹的岁月里，母亲恪守孝道，对爷爷奶奶如待树根；当性如水，抚养儿女视如生命；勤劳耕作，用单瘦的肩膀和父亲一道挑起家里的重任。又是那一年又一年的冬夜，母亲挥动长满冻疮的双手，缝缝补补，一针一线。后来，我才明白，母亲手中的一针过去，是留给我们的温暖，一针回来，是为了我们的尊严。

一个宿鸟归飞的黄昏，太阳快要下山，群山开始隐退，暮色慢慢爬上头顶，饥渴交加的我，独自走在莽林蔽日，野草葳蕤的过岩隘道上，挑着沉重的柴捆，脸上露着顽皮的笑，蹒跚而行。山下的村庄已静谧，心急如焚的母亲，提着马灯，独自往雪峰山中走来。深深的夜色中，山脊上那竹林沙沙的摩挲声令人毛骨悚然，树林里，猫头鹰的孤鸣一声接一声。忽然，山风骤起，弱弱的马灯无情地熄灭，母亲只好伫立路边，面朝漆黑一团的雪峰山脉，虔诚祈祷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浑身起满鸡皮疙瘩的母亲听到了我窸窣的脚步声。回到家，母亲那惊悚的目光飘过来，半晌才吐出几个字：“崽崽，急死娘了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心酸的我，难受得无法言语，抬头看向母亲，一任情愫缱绻，微微地笑着，“是啊，世界上最远的是母亲的等待，不是天边。”

时间都去哪儿了

方竹

无心问起与我一起的同事多少岁了，他说他已经二十岁啦。

那口气一扬一顿，说得自己好老了似的。听起来，久经沙场了。

二十岁就闯江湖了，而且已和我们老江湖一起激流奋进，后生可畏。

然后，倒是换做我一片恍惚：我的二十岁，哪去了？

好像我的青春，就被时间消磨了！就被岁月蹉跎了！就被自己荒芜了！就被季节的风吹走了！

记得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，我也悄悄地问过母亲：二十岁，在过什么样的生活。

母亲的眼睛里，一下子拉开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回忆。说二十岁的那年的秋天，她常常跟着她出嫁的二姐过，不想回家。

因为外婆家是单院子，住在一个山坡上，除了喝西北风，其他的什么风都喝不到。因为外公去世得太早

有时候，外婆也来二姨家，没有回家。有一天晚上，月黑风高，二姨见到自己的妈妈与妹妹一起跟着自己忍饥挨饿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来似的，说出去一下马上回来。

外婆和着妈妈的衣角，在一个废弃的二楼上一同坐着。

还没有怎么说话，就见到二姨风风火火回来了！匆匆忙忙的她，衣服很单薄，不同的是，衣服里面明显有一些鼓。

母亲说，不一会儿，只见二姨从怀里拽出一个碗大的南瓜。三个人，眼睛盯着直发愣，吓得不敢透气。因为南瓜不是自己的，是队里的。长在哪个草角落里，二姨也许留意了几天了！

偷队里的南瓜，被发现了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但是饥饿的人，已经不管那么多了，二姨麻利地变出一口锅来，用刀把瓜一切，丢进去，再倒一瓢水，锅盖一焖。三个人坐等南瓜煮熟了！好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。

三个人，轮流往里面添一点柴火，又快点把南瓜汤烧开，又怕它会开。只一盏

茶的功夫，真的就听见了，锅里面的水开的声音，咕咕咕咕地往外溢。母亲年纪小，外婆到底老练，一个劲叫她别怕，别怕。

二姨在楼口望风，生怕有人经过，听到了那熟悉的煮东西的咕咕咕咕的声音。

三个人寂然无声，只有锅在热闹地发出欢笑的赞歌。

母亲的心都快跳出来了，不停地安慰自己，锅啊锅啊不要发出咕咕咕咕噜噜的声音了。

还是二姨勇敢，当机立断，说开吃了！锅盖一掀，变戏法似的，拿出三个碗来。飘出来多美味的南瓜汤的味道。

从此，人间再无如此美味佳肴了。

尽管没有油，也没有盐，却是人间至尊的美味。

母亲说完，眼里溢满了热泪，一半是怀念，一半是追忆。因为那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去摘南瓜的二姨，也已追随外婆西去，而留下的人间美味，叫人想念，叫人留恋，叫岁月长留那一晚的清欢。

我的二十岁啊！稀稀疏疏，凌凌乱乱的故事，我又有点几分不清，哪一个像现在的我，哪一个还是从前的我自己？但是时间真的哪去了，我只看见母亲鬓白的头发，与自己逐渐显现的皱纹，在见证时间匆匆而过的痕迹。

原来真的是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！